

「自我的存在意象」探討

——伊格言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敘事結構

謝憶萱¹

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

摘要

伊格言擅長以豐富的意象書寫小說，本文探討的文章選自伊格言《甕中人》中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從字義來看，是描寫讀者與作家之間通信往來的對話，但實際上卻是作家與自己的對話。作家將自己隱居在山間小屋中，連日大雨將小屋地基破壞，最後小屋被沖毀，作家不得不離開山中，回到平地。另一方面，文中提及的 X 和 L 是文明的代表，在愛與被愛以及自我主體性間相互矛盾，又不斷地受到文明世界的引誘，作家終被文明收編。

關鍵詞：伊格言、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、自我、托多洛夫

¹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一年級



一、前言

「意象」是由意加象而產生的，就名稱解釋為「表意之象」。在文學創作上，通常不直接將意思表達出來，透過一種表現將背後的意思呈現出來。文學作品上，通常會使用大量的意象來表現「自我²」的呈現，特別是在現代主義的作品當中。現代社會中，自我常常是因為主流體制的約束而喪失，擁有自我具備主體性，而自我的喪失變成了一種異化。伊格言在小說中同樣運用了許多意象，而這些意象切裂成不一樣的自我，本文的主旨是探討作家不同自我的呈現。

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選自伊格言《甕中人》輯一中，第三篇短篇小說。全文採用了第一人稱「作家」的視角致函給讀者，將自身切裂成不同的自我，以及插入與出版社女編輯的對話，和回憶與昔日戀人對談的內容。這位獨自住在山間小屋的作家，對話的對象只有每日匿名投信到信箱的讀者，以及偶爾來訪的女編輯。他對於獨自住在山間小屋中感到相當滿意，即便大雨已滲入到房子中、逐漸沖垮房子的地基，他仍將自己隔絕在這座他稱的孤島上。在小說中，作家使用孤島、荒寒等意象來形容住在山間小屋的自己，大量意象的使用，也是伊格言創作小說的特色之一。在第三章中，分析故事的演進結構，探討敘述者—作家是如何從自我的主體性，逐漸的被引誘，最後被文明收編。

二、孤獨自我的張力結構

在文章中增添兩種相似卻不同的元素，使兩元素相互拉扯，形成張力結構。文章呈現張力，使文本表現得更加鮮明。孤獨自我的張力結構指的是如何使用孤獨的意象帶來張力的效應，在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中孤獨一詞幾乎可以貫串全文。敘述者「我」，是一個懶得說話、獨自隱居在山間小屋的作家，以虛擬讀者的來函與自我展開對話，透過自我的對話，將自己切裂成不同的自我，形成對比，帶出一連串自我意義的思索。

「唉，你又來了，老是懶得說話。」³

「嗯，這邊窗戶視野不錯嘛！唉呀，你看你看，屋頂上的牽牛花也不修剪一下，玻璃都快被蓋住一半了。還有啊，你把門牌拔了對不對？剛剛進來的時候就沒看到，害我在這附近繞了老半天，找都找不到……」⁴

「有門牌，至少也讓人知道有你這麼個人住在這裡啊……」⁵

從上文可推斷，選擇孤獨隱居的作家，在面對代表文明的女編輯X，採取不

² 自我：在心理學上屬於人格的心理組成部分，個體會學習區分自身內在中的思想與外在世界的因素，並在自身和社會環境中進行調節。

³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77。

⁴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78。

⁵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78。



回應作為最多的回應。「他的神態又回復輕鬆的樣子，像是了然於胸，又像是司空見慣；接著便站起身來，像個售屋小姐般地巡視起我的居處。⁶」女編輯X每次的來訪，似乎也習慣了作家的回應。「X又來了一趟。這回她給我帶來了幾張照片，都是些她在南城看過的幾幢公寓和套房的室內景觀。⁷」但她依然想和作家談論，最大的目的想將作家帶離小屋，回歸文明世界。這樣的一種切裂，分成四種不一樣的面貌，分別是內在、外在、感性及理性。以下，分別以外在與內在作比較，以及感性與理性作對比，探討兩部分如何形成張力。

（一）外在與內在的張力結構

在小說中，作家做為一個敘述者，將自己切裂為不同的自我。其中外在的自我與內在的自我兩者形成對比。作家平日能接觸到外界的訊息，便是從出版社女編輯X會為他帶來近期的報紙、文學雜誌和外界對於作家作品的評論，通常作家的興趣並不高，他唯一感興趣的是讀者的來信。

走到門前打開信箱，一次次地展讀你的來信，便又感覺文字如同屋簷下一線緩緩流動的水，自火烤般斑駁的紙面緩緩浮現。那是你的文字。我似乎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尋求一點清淡的天光，與外界交換一點殘存的脆弱精神，讓這般些許與外界相關的情緒自蒸餾瓶中被萃取，而後慢慢滴漏而出。⁸

有別於外在的自我，作家內在的自我是不願意讓他人看到的自己。「我的小屋彷彿被看不見的海岸繫上了一條單調的弦線，被雨滴敲響成一座孤絕的島。⁹」作家在小說中，不斷的提及自己在自己小屋中，或是在一座孤絕的島上，都能顯現出小屋中自己是內在的自己。

照見島嶼的孤絕，需要的是獨立於島嶼之外、自身心境的切裂，像是一種懸吊在夜空中的冰冷視角。真正內化的材質無從援引，唯有獨立的荒寒才是可能得見的座標。而我獨立於島嶼之外的荒寒，又和你有著什麼樣的區別呢？¹⁰

運用獨幢小屋和孤獨島嶼等意象表現出孤獨的自我外，文中提及的「荒寒」帶給人的感覺是無邊無際，沒有任何一草一木，只有自身孤立之地。因此，藉由推斷出荒寒也是代表作家孤獨自我的意象。作家的小屋位於山坡地上，是獨幢的木屋，附近也沒有其他住戶，可以推斷出作家很保護自己，將自己隱居於山間，

⁶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78。

⁷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6。

⁸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1。

⁹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3。

¹⁰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8。



沒有與外界交流。內在的自我是孤獨的自我。

(二) 理性與感性的張力結構

除了上述提到的內在和外在自我，另外可以討論的是作家另一種自我的對比，分為理性與感性的自我。理性的作家，會提醒自己該保有自身的獨特性，但在面對愛與被愛的時候，他又身陷其中。

不在荒寒的我，是我嗎？存在於荒寒之內的我，是我嗎？或者，荒寒與不荒寒的都不是我？真誠熾烈的時候，火焰將情緒燒進原應獨立的荒寒，像是將多彩的釉料燒進陶瓷的內裡，連空蕩的荒寒都成了情緒了。¹¹

理性的自我，在作家沉浸於孤獨自我中時會適時的跳脫出來，使作家去反思哪一個自我是真正的自己。在上文中，作家提到在荒寒中的自己是自己嗎？或是在荒寒外的自己才是自己，這裡顯示出作家裡性的思考，思考自己應當歸屬在哪一部份。理性的自我，也帶出了為什麼作家要獨立住在山間小屋，「照見島嶼的孤絕，需要的是獨立於島嶼之外、自身心境的切裂¹²」站在一個獨立的島嶼上，才是真的能清楚看清事情的原貌，即便他站在一個隨時會崩塌的小屋中，他仍堅守著自己的初心、是自我的主體性。

當代表情緒的火焰蔓延到獨立的荒寒中，作家的理性又被另一個感性的自我給帶領出來。

就像從前，我毫無顧忌地使用著我另一個豐腴的靈與L相愛，而荒寒卻依舊存在於靈之外的體內。那究竟是不是全部的我？¹³

作家呈現的感性自我，多半是和昔日戀人L的相處經過。這讓原本應該保留自我主體性的作家產生了矛盾，感性的自我帶出了他愛人與被愛的可能。

鏡中的我和L只是在乎著那一面曾經彼此緊密包覆的薄膜，卻未曾清楚意識到在自然裡緩緩擴散四處的，淡淡的馬纓丹氣味。

於是，不久之後，天氣便不再那樣晴朗了。偶爾悄悄滲入的除了雨聲之外，還有些許帶著馬纓丹花瓣顏色的淡淡潮氣。我們的肌膚開始在彼此的體溫中感受寒涼，像是在與這迅速萎落的季節相互滲透。¹⁴

¹¹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9。

¹²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8。

¹³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8。

¹⁴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83-84。



作家回憶與昔日戀人L的篇幅不多，卻能透過與讀者的對談中，了解作家愛與被愛的感性面。從文中可以看出，作家不排斥和L相處，反而是期待與他互動。

然而天氣卻愈來愈陰濕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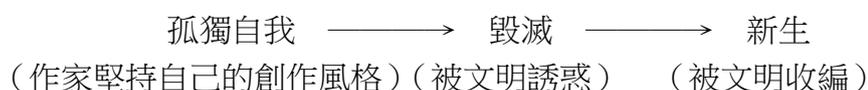
氣溫下降的那些時候，我輕撫過他寒涼的唇，指尖卻黏膩一如碰觸著死去多時的冰涼蛇屍。我伴隨著那樣冷入骨髓的溫度，獨處於我孕育著純粹情緒的孤絕島嶼，靜靜地站在世界裡一個更荒僻的位置，感覺像是在黑暗中謹守意思僅存的光亮，期望那樣的光亮能夠照亮整片包圍著島嶼的廣漠汪洋。¹⁵

作家期待L能帶來的光亮，殊不知卻成了阻隔彼此的薄膜。薄膜曾經緊緊包覆兩個相愛的人，最後也是因為這層薄膜，將兩人分隔。「薄膜外的世界對我而言彷彿是一種無盡的虛空¹⁶」作家和昔日戀人L分手並不讓人意外，原因和拒絕與女編輯X說話一樣，他認為L回歸到文明的地方，但他必須堅持自我主體性的立場，不願意被文明收編，因此和L之間產生了透明的薄膜，導致兩人最後分開。

「所謂『荒寒』情境中追憶從前與L相愛，那是一種『關於愛與孤獨文本』之閱覽¹⁷」儘管作家擁有感性的自我，最終還是回歸到孤獨的那一面。這樣的感性是作家表現自己不能再愛與被愛的孤獨感。「這些篇小說幾乎同在處理一個主題：愛的失能、溝通的棄絕與人際關係之故障¹⁸」為了保有自身的獨特性，作家封閉自己，拒絕與外界溝通，然而他卻不知道，在無形之中，自我的想法也開始相互拉扯。

三、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的故事演進結構

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的故事演進結構可分為三大區塊作為討論¹⁹，分別是自我主體、毀滅、新生，每個區塊的背後又隱含著本文帶出的主題，如下圖所示：



¹⁵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(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)，頁84。

¹⁶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(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)，頁83。

¹⁷ 李瑞騰，〈關於愛與孤獨的文本—伊格言小說略論〉，《幼獅文藝》646期(2007.10)。

¹⁸ 駱以軍，〈借來的時光——序伊格言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(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)，頁21。

¹⁹ 茨維坦·托多洛夫(Tzvetan Todorov)，提出將故事分成兩大類，正常的敘事結構：平衡→不平衡→平衡，從平衡過渡到另一平衡；轉變型敘事結構：不平衡→平衡→不平衡，本文採取第一種型態作為故事演進結構分析。(法)托多洛夫，《散文詩學，敘事研究論文選》，(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11)，59頁。



這三大區塊又為故事演進的三個階段，孤獨自我階段中，敘述者—作家一直保持著拒絕溝通，抵抗文明。這個階段隱含著作家堅持自己獨有的風格，不被外界所干涉。收到匿名讀者的來信，也表示作家進入到第二階段，毀滅的階段。作家閱讀匿名讀者的來信並與他交談，便開始與外界交流，而此時天空也下起雨來，不斷的沖毀房屋的地基，一連串被文明引誘的過程。最後房屋被大雨沖毀，作家被迫進入第三階段，他撥電話給女編輯X，請她帶他離開木屋。平時作家不太願意和女編輯X交談，而最後卻主動撥電話給她。代表著作家已進入新生的階段，正被文明收編。

這樣的演進結構，另一方面也說明著新生代創作者所面對的困境，他們保有自己的主體性，卻不敵外界的影響，在新生的世界，重新找尋自己的定位，找尋定位的過程中，必定和原本的自我相互拉扯著。

（一）孤獨的自我到被文明收編的進行結構

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中，從敘述者—作家接到匿名讀者來信之前，是屬於「孤獨自我」的階段。文中並沒有特別描述此階段的段落，只有一兩句帶過，「自從我搬來這棟坐落於山坡地上的獨幢木屋之後²⁰」作家的自我主體性從他搬入獨幢木屋開始，此階段說明了新生代創作者為了保有自己的獨特性，擁有的堅持。整篇小說開始於作家收到匿名讀者的來信。

親愛的讀者：

在我首次接到你的來信之後不久，便開始下雨了。²¹

接著敘述出版社女編輯X來訪，以及回憶與昔日戀人L戀愛的過程，皆是透過作家回函給讀者的對答方式敘述。對於出版社女編輯X的到來，作家表面是呈現高興的狀態，但並沒有為此感到期待，對女編輯總是冷漠的敷衍一兩句。作家不喜歡說話，一方面也是和文明抗衡，保持自我的狀態，拒絕溝通。

她來的時候，除了談些必要溝通的瑣事之外，大半的時間我們沉默，像是在觀賞著一幅多日未見的風景。而今天，只是為了這些屋子，她稍稍多了些話，我們便幾乎差點吵起來。其實是自己太沒耐心，我都知道。²²

女編輯X所代表的文明，希望將作家帶回文明的地方，但對作家來說卻越來越反感。對於收到讀者的來信時是期待的表現，作家認為只有讀者才能與他交談，而

²⁰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77。

²¹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76。

²²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87。



實際上他也只願意與他交談。

我很高興她來，但還是一樣不大喜歡和她說話，甚至變本加厲地抗拒溝通。我想，除了你的信件之外，或許我已然對文字或語言愈來愈反感了。那是文明嗎？我想是的。但我的荒寒卻仍舊只是一種獨立於這山林之外的切裂，無關乎所謂的文明與原始，亦乎無關所謂的思維與本能。²³

一直到大雨沖毀木屋的過程，為「毀滅」的階段。此階段呈現了新生代創作者吸收大量來自文明世界回應與引誘，無法堅守自我的獨特性，失去了自我的主體性，等同於自我的毀滅。

過去，當我擁有完整的荒寒，當我自足地生活在這山林間的小屋，雨水卻如同世界一般無聲無息地滲進來；時序緩緩走向永恆，枯寂的大地由秋入冬，我的體溫卻跟著一層層剝落，彷彿壁板上龜裂的透明漆。於是，在時過數天之後，一直令人擔心的事中就是發生了。半夜裡，我在惶惶不安的睡夢中被傾塌的然巨響驚起。小屋傾斜了半邊，如同我失去平衡的精神。²⁴

小屋的傾塌，如同荒寒瓦解、荒寒已死，作家失去了主體性。他被迫離開小屋，漸漸靠向文明，最後被文明收編。「敘述者『我』被迫離開隱居的小屋，回到了城市，代表了自我的失落（遺落荒寒），小說並暗示，遺落荒寒就等於失去了獨立價值，易於被文明或各種思維所收編。²⁵」故事敘述到最後，作家跟著女編輯 X 離開了木屋，「我自體內遺落了它，而我正在下山的路上，面對的是清晨剛剛甦醒的城市。²⁶」回到文明世界的作家，屬於新生的階段。此階段也說明了新生代創作者重新尋回自我的方式，而達到永恆的狀態。永恆的狀態，是不再自我省思和評判，無差異之心，無內外之分，因此達到一種新生，自足的可能。

（二）由毀滅到新生的演進結構

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貫穿全文的便是收到匿名讀者來信之後，開始下的大雨，以及匿名讀者這個人究竟是誰。在小說中真的存在著讀者這個人？還是一切只是作家自己的想像？伊格言在小說的一開始，便埋下了伏筆。「在我首次接到你的來信之後不久，便開始下雨了。²⁷」匿名讀者和女編輯 X 及昔日戀人 L 一

²³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92。

²⁴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95。

²⁵ 侯作珍，〈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：現代主義裂新世代小說中呈現〉，《個人主體性的追尋：現代主以與台灣當代小說》（臺北：台灣學生書局出版，2014.08），頁 167。

²⁶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97。

²⁷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 76。



樣，代表著文明的象徵，當作家第一次收到讀者來信時，他已經開始被引誘，讓外界的資訊沖垮他的堅持，作家在文末也表示了，並沒有讀者這個人，所有的來信和回函，都是作家自己與自己的對答。因此，可以推斷出「匿名的讀者」是作家將自我切裂出的自己。

而你，也不是小說的讀者，不是那位經常給我來信的讀者。所有的讀者來函，所有曾在清晨時分出現在我信箱中的信件，不過都是自行寫就、自行放置的。你不過是我創造的角色，你不過是另一個我，一個為著自己的作品寫作隨筆、感想與評論的我。²⁸

雖然作家在故事中提到，他只願意和「匿名讀者」交談，但實際上他依然是和自己的談話。這位匿名讀者是另外一個作家，所以每當作家在和讀者對談時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作家無形之中說服自己回歸到文明世界，這樣的手法是藉由讀者的來信而產生。起初，作家只是不願意承認讀者也是來自文明世界，卻被無形的引誘著。這點從剛開始收到讀者來信便下起大雨的描述可以看出，大雨是隨著讀者的來信而來，大雨形成一種意象，代表著文明開始沖刷作家保有的獨特性。

出版社女編輯X無法勸作家離開小屋，昔日戀人L也無法將作家帶回文明世界，但最終作家是被自己帶到了文明的世界。對文明世界的人來說，是一種重生的開始，但對作家來說何嘗不是呢？他需要在新生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意欲著新生代作家們生存的困境。

四、結論

綜上所論，可以發現敘述者—作家早已被匿名讀者逐漸引誘到文明世界。就張力結構來說，作家將自己切裂成不同的自我，兩兩之間相互矛盾、拉扯著，使文章意象更加豐富。就演進結構而言，當孤獨的自我逐漸走向毀滅的過程中，作家對於文明世界的表現得相當抗拒。而毀滅逐漸走向新生，作家仍然想依循原本的自己找尋一個新的定位。

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主要敘述作家接到匿名讀者的來信作為開頭，進行一連串與讀者的對話，其中加入了與出版社女編輯X的對談，以及向讀者闡述過去與昔日戀人L的互動。匿名讀者的來信讓作家回想起L帶給他愛與被愛的可能。但在小說中，這段並沒有描述太多，對於女編輯X滔滔不絕的話語，也不給太多的回應，那是因為兩人對於作家來說，是文明代表。女編輯X一直希望作家能搬離小屋，並帶來許多租屋資訊，這反倒讓作家對她更加反感。對於昔日戀人L，作家無法與她一起回歸文明，他始終認為自己和L間有一層薄膜阻擋著兩人，這層薄膜曾經包覆著兩人，作家對L是期待的，只是這層薄膜卻成了阻隔彼此。L

²⁸ 伊格言，〈虛稱作者回函的小說〉，《甕中人》（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.12），頁97。



的世界是文明的，作家依舊不願意踏入文明的世界。即便作家不斷堅持保有自我，卻不知其實「匿名讀者」的來信，是最大的誘因。故事進行到最後，作家山上的小屋崩塌，再與女編輯下山時，他仍希望和讀者還能保持聯繫。作家希望透過讀者能重新找尋自己在新生世界的定位。這也是新生代創作者需要找尋的定位，不論是本篇小說的作者，或是新世代的作家們。



五、參考文獻

(一) 專書

- 1、伊格言，《甕中人》，臺北：印刻出版社，2003年12月。
- 2、(法)托多洛夫，《散文詩學，敘事研究論文選》，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1月。
- 3、侯作珍，《個人主體性的追尋：現代主以與台灣當代小說》，臺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2014年8月。

(二) 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

- 1、李瑞騰，〈關於愛與孤獨的文本－伊格言小說略論〉，《幼獅文藝》646期，2007年10月。
- 2、郭怡均，《愛如何可能？——伊格言小說研究》，臺南：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6年1月。

